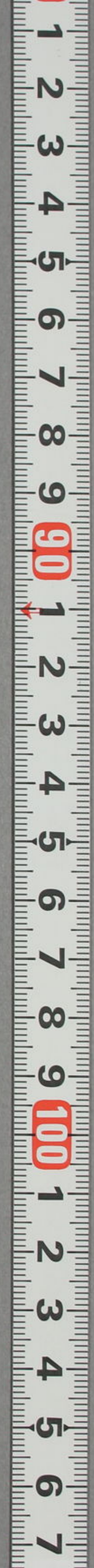




近思錄

三至五

服部文庫
イ17
289
2



近思錄卷之三

致知類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

自首段至三十一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三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為序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于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



周官之義
因以具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
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
知言是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
知言者天下之言無不究明其
理而識其是非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
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
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
子不貴也文集下同○時中謂有時而中
之億以意揣度也揣度而中則

非明理之致矣說見論語○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
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
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
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不合則置
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使放下更且思
之致知之方也○伊川答橫渠先生曰所
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
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

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庄云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

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摩於物約見勢難離能無差乎更願完養

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則易至於

鑿而不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欲知得與不得

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

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

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固原於思然所費從容厭飲而自得不可勞

心極慮而強通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

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

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

下○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

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

於學上理會講學則理明而怪○學原於

思學以明理為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所謂日月至

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

意味氣象迥別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夫二

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須心
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

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

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

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潛

聖賢氣象庶養之厚而得之○問忠信進

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忠信進德

行可以強而進知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

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

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

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為

徒規規然學堯之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

守之非固有之也固守者勉強而堅執未

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勉強行者安能

持久忠信即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

其知知有未至而勉強以為忠信其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

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

旋安排著便道難也

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

蓋人性本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

其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

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真知者知之至也真

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遏矣

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

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真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

文義而已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

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

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

當皆窮理也

二者者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

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或問格物須物物格

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

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

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

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朱子日程

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
理盡意句俱到不可移易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
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
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
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
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

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

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

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
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

累貫通之
說爲妙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說見尚書
睿通微也

人心虛靈本然明德
致思窮理久自通微若於一事上思未得

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

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
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問人

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

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真知

事理之當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

及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

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無二理

即吾心之理也因見物而反又問致知先

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

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四端說見子血子理散於萬

物而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

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按上段

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

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

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

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

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

覺斯道之太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

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

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夫觀理之

煩而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於文義之

末而終味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是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

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

濁久自明快致其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

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溷濁致

思之入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

也○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慮泛

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

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

思○朱子曰若是真箇劈初頭理會得一

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

不難又曰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學者

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

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

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

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於融○橫渠先生

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

語未必信耳物異為怪神妖為姦見理未

亦未必信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

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

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天

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幽明之故察

乎事物之原而妖異之所由興皆可識矣

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

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

暮年吾道勝矣學者知有未至且堅守正論不為邪妄所奪又能進

於學而不已則怪異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不必攻辯將自識破

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

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

能堅正論內懷疑端外○子貢謂夫子為邪蔽久則所惑愈深矣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

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已

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

說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為已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天而實非領會者可

以自省矣○義理之學亦須深沈一作方有造

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

深去看方有得若只○學不能推究事理

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

心麤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者是

其察理猶或有二毫之未精故所存

猶或有_レ一_レ毫_レ之間斷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

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_上

坎為習坎卦當重險而彖辭曰維心亨人

之博學窮理始多_レ齟齬積習既久自然心

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_有

所疑而滯於舊見則偏執固吝_有心中有所

新意何從而生舊疑何自而釋_有疑義有所

開即便割記不思則還塞之矣_通隨即割

記則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_有進

不記則思不起猶山徑之蹊間不用則_有塞

塞之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

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_{按此段}

問為學之方一段泉州本皆繫卷末而舊

本則此段在第二十一尹問一段在二十

三今考此卷編輯之意則二段乃總論致

知不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不全

載心中有所開以下云云恐是後來欲添

足此數語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已

是專論讀書之法不當在廿一疑當時欲

移在尹問之後故并錄之耳今不敢輕改

姑從舊本而添入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

心中有所開數語 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

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_{橫渠孟子說} ○

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詳見卷首○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凡解文字但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理本平直苟以崎嶇委曲之意觀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太東篇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聖人之道遠近精粗無所不備故聖人之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母求飽居母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楊子曰聖人盡求其深遠而過為穿鑿耶

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欲改之
 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其遠者雖子貢猶未騷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欲人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

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充實之美在已詩之美在他人如此之類豈可泥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為一義

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主所以

聖亦只是箇不已陳忠肅公確字瑩中子

曰者文中子答或人之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

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

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

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

盡只是理不如此學經者要當周遍精密

經苟但借其一語謂足以蓋一經之○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

裏須是自見得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

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

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

無毫髮之間斷也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

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朱子曰固是無窮須○今人不會讀書如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

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

對四方始是讀詩說見論語朱子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

以驗風俗之盛衰見中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

能專對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

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

方是有驗同上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

面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步不可行也大抵讀書只此

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

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讀書之法但反諸已驗其實得致其○凡看文

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

作為乃有益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

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

必先其規模之略施為之方○凡解經不

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緊要謂綱領

也○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

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
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此言徒貪多而不
之肆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
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
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
味而不忘心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為實
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
書之○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
如語孟遺書下同○朱子曰大學規模雖
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

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
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契提綱領而盡論
子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學者先須
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
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
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語子孟之書
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讀論
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

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甚
猶非○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
常也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
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終身儘多語
盡○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
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
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全無
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
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

會去將久自解倏然悟時
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學者當以論
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
治而明矣不治而明讀書者當觀聖人所
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
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
者未至以所行言句句而求之書誦而味
未得以所知言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
聖人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察之密書味
夜思則思之熟然平心易

氣而不失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強其
通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 ○讀

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語子孟極聖賢之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

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

不足某始作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

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

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澹洽蓋吾道非如釋

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

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澹洽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

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之自然

者學者於詩吟哦諷詠其情性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興起之意此即曾點浴沂詠歸之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

皆是此意

遺書○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故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

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

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

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朱子曰

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

只平讀著意自足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

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撥他念過便教人

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

○點撥猶沾綴拈撥也意如上章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

便使人長一格價觀詩則使人興起○不

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

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

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詳見孟子詩大雅文王篇

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蓋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此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

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遺書下同

○中庸之

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

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令人語道多

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中庸子思所述而傳

之孟子者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

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舉費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

時變易以從道也

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使人

體卦爻之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

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耶如乾初

則潛二則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

之類是也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

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
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其知去古雖
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
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
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
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沿流而求源謂因易
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
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

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
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尊尚
尚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
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
也占者吉凶悔吝屬無咎之類是也辭者
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
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
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
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
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
與占皆不外乎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

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玩
習也不止於觀而已蓋卦之象可以觀而辭
之理則無窮故必玩習其辭爻之變可觀
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占平居而
觀象玩辭則各盡乎卦之理臨事而觀變
玩占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變至微者
占皆具于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
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
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朱子曰
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
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象中有理
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
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衆理會處

便有許多難處必於其中得其故善
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
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予所傳者辭也以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文集下同○道無遠近之間然觀書者必
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本民彝日
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
不可忽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伊川先
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
衰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
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

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

數在其中矣本注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

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張閔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大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

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必欲窮象之隱微盡

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

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

璞方之流○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

○大卦九二象傳左猶術也時有成盈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當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太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

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

易者所宜深識也乾下良上為太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

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

者以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諸卦二五

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

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

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

二六五可見震卦六五傳二者得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為

內卦之上三四為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及此者為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中于中行蓋以中為美也蓋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三二年之憊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為嫌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則隨時而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

問胡先生解九

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

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

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

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

事便休了遺書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

定先生五為君位四近君亦可看易且要知時

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

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
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
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及復往來上下之類往來如
賁無妄之類上下如咸恒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為易也○作
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
合外書下同○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一貫也○今時人
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

念得不孰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
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
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
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
皆的然見其不可○游定夫問伊川陰陽
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
底問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
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而直攻其心
欲使反已○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
而致思也

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學

者不可以不自勉○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

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

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

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天生丞民必有司牧為之制節

而後爭奪息導之播植佃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教之孝悌忠信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秉彝而人道立五氣二帝

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而止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

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以大聖人能一且而盡興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

而始備者蓋聖人之所為惟其時而已暨

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

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中庸曰

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謂三王之禮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為天

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夏正建寅為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

備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

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

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
王之道也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
欲做而為之亦皆無所考證不
過用其私意妄為而已子丑寅建正蓋本
三才以更始秦至以亥月為歲首自謂水
德欲以勝周忠實文更尚皆本仁義以致
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謂漢家自有
漸度蓋極言世
變之不復近古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
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
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
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夫子因魯
史作春秋

寓經世之大法所以承將墜之緒下開
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謬參諸
天地而無違背驗諸鬼神之幽而無所疑
待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
此理前聖後
聖同此心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
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
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
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聖人之辭
本無待於
贊助然游夏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
者以見其微權奧旨非聖人不能與於此

也顏子克已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古之木車也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廟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故不厭其質也冕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首飾而嚴視事故不厭其華也韶舞舜樂蓋盡善盡美者也○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後聖王之立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為據

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

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內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與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

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
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
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
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
奸作惡揆度也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
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
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
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
待晉襄肅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之類却
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
為難知政
謂此爾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
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
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

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
也聖人精義入神化應曲當未可以一端
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
而有餘心悟自得後主知春秋之義則雖
庶能深造微奧
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
其學不傳了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
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
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
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

近思錄卷三

其門而入矣

文集○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

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

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道非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王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

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少治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尤為深切著明者也

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

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

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

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

也

律令者立法以應事也斷例者因事以用法○學春秋亦善一

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

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

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

春秋一句為一事故是非易決又考其事迹而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為要嘗語

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

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更讀一經如下

文所論中庸春秋雖於窮理為要然又須義理通明然後能察人事得失之機識聖

人裁制之權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

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

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

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

此為中於禹顛之間取中則當洪水之時

不躬乎胼胝之勞在陋巷之時不安乎簞瓢之樂皆失乎時中矣權之為

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

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始用未易以言盡也○春

秋傳為按經為斷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

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凡讀史不

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

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

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觀大長

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
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
觀偽遊雲夢則知諸侯主次第而叛觀
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
之類皆致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
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
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
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
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讀史須見

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

便是格物

機謂治忽心動於幾微者

○元祐中客有見

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

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外書○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問人曰

淳夫乃能相信如此○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

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
 如是太匠豈以一芥可知哉橫渠易說○天官
 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
 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
 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官而天
官家宰統理邦
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統若非心
量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綜理百職今無此
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
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釋氏錙銖天地
 可謂至大然不當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異

之一錢則必亂矣釋氏論性極廣大然不
可以理事其體用不相
涉也又曰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
 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
 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
 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下同○古人能知詩
 者唯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
 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
 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人情不
相遠以

已之意迎彼之志是為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為平易今以艱險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矢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

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人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

解義則無難也

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

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也若不符一箇大底心胸如何看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

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

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

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則心

存心在則理得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

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太原後

書亦易記朱子曰書須成誦少間不知不

橫在心上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今

人所以記不得思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

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

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焦地勇尤做得

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

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

進矣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

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 ○六經須循環

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

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

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

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

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

說多鑿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

義精而揣摩摩臆 次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之三終

近思錄卷之四

存養類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且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曰一者純而不雜也湛然無

欲心乃純一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無幾作聖之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為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伊川先生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左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

之氣流通無間至日閉關○動息節宜以財成輔相之道於是見矣

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威儀義著於事業○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頤卦象傳言語不謹則敗德飲食無度則敗身○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象傳實聖種酒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匕鬯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

而不為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至。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艮卦彖傳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非屏視聽也。蓋不牽於慾而無私邪之見耳。朱子曰：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

能無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不見，有私已之慾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不交於物，非絕物也。亦謂中有所主，不誘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是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無咎也。內慾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接，不見其人也。人已兩忘，內外各定。如是動靜之間，各得其所以止何咎之有。○明道先生曰：若不能

血思錄

存養只是說話

遺書下向○從事問辨而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

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

而上達也聖賢垂訓多端求其旨歸則不

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

學問日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求其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

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

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

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

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

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籲字端伯

程子問人

義理養心本兼動靜但此答無事時如何

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

則心存于中無所

越逸即涵養之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

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

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

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

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誠存則邪自閑矣○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邢如恕字和叔○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

應之雖不中不遠矣體猶體榦全體謂全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矣○居處恭執事敬與

入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齋莊嚴肅儼然於容貌而已及夫執事而敬主於事與人而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追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養心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

○明道先

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

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詩魯頌曰

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身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自

得又_レ不安者只是心生持敬而無自得之意又為之不安者

但存心未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

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

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

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作意

太過勉強以為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

勞而不安也私為恭者作意以為恭而非

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非升降揖遜之儀鋪筵設几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今

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

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

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謂矯飾作為之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

當然何不安之有○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

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
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
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而作意太
迫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朱子曰正預期如
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說見孟子
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
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孤謂寡特而無
輔也涵養未克
義理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
則胸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然有餘裕
又何不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
樂之有

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
以中也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乎
敬不偏不倚即所謂未發之中中敬
非中敬所以
養其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
所謂坐馳也司馬承貞字子微唐天寶中
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
篇言清淨無爲坐忘遺照之道按
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也
○伯淳
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
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下一聲
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

捉越不定

著意把捉則心已為之動故愈差

○人心作王

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

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

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海著牀便不得思

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

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

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

繫縛且中亦何形象

張戩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

司馬溫公欲寫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

繫著朱子曰譬如人家不自作王却請別人來

作主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

有惡以為之問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

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

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

心疾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為

氣所勝則所主者定何有紛紜○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

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明道先生在

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朱

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于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

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能察

而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當應初何為累顧心無所主不能定應反累事耳 ○人只有一

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

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
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
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止者
當然之則如大學為人君止於仁之類人
之應事能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
患矣舜誅四凶惡在四人不止於事只是
凶自應竄殛舜何預哉
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
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
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應事而不
止其所當止是以己私智

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謂物各
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化不
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能動人只是誠不
而不自為物所役
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誠實懷至則人
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
意明道先生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
時佳興與人同胸中躁擾詎識此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太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胖安舒也仲弓

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玩其氣象，則必心無隱，而廣大寬平，體無怠肆，而安和舒泰，充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唯在謹獨，蓋隱微之中，常存敬。○聖謹之意，則出門使民之際，乃能及此。

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脩己，充而廣之，則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

上下乎感，於恭敬舉無乖爭凌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

聰明睿智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敬則心專，故明睿生，推此敬可以事天饗帝。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郊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所養厚，則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漏行有餘力。

者堂之西北隅謂隱暗之地也隱暗之地自反無愧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人心常要活

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心常存則常活蓋隨事應酬

○明道先生曰天地迎故常活而不滯

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

斷朱子曰天地亦是有序主宰方始恁地變易無窮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怠敬纔間斷便

是不誠無物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

帝○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

達外生理條直而無私慾邪枉之累則心德全矣若以敬直內則

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文曰敬

以直內而不日以敬直內蓋有意於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

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無期必計較之意也○涵養吾一

則不存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

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怠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嘿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也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蒙卦六三女辭已未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為

善事猶為逐物而動若能自立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忠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住室無基址今求此心止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為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人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閑邪之意卽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而暫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故孟

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

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

生敬孟子言性善如孩提之愛親敬兄如

見赤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如

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

外飾操之則在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

肅其容貌內齊其思慮則敬只是主一也主

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

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

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

養此意直內是本敬者心主乎一無放逸

不動不散之東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

則知正有定不滯乎彼此常在內也常有

此心則天理自明○本注尹彥明日敬有

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

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閑邪則固

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其邪思則

心既主一則自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

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

心便一則自是無非僻之于此意但涵

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

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

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無常人心

亦惟操之則存學者實用方而有見於斯則真得所以存心之要而不患於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矣○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

敬朱子曰周子說王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王宰程子又與心管求靜遂與

事不交涉却以敬事敬之敬則自虛靜○學者先務固在心

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

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

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

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

之不思慮絕聖者黜其聰明棄智者屏其

坐禪入定皆絕天理害人心之教也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

如何為王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

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免此謂有思慮而無

紛亂林用中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闕其室○或問程子言有

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下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

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大凡人心不可二

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

於敬又焉有此患乎主敬則自不所謂敬為事物紛擾

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

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

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

也主一無適者心常主乎我而無他適也蓋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

敬也不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意此意常存所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

功於後學最是指出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無適者只是持

守得定不馳騫走作之意耳無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

有主一主一之敬也○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

致敬須自此入敬存于中嚴威儼恪者於外者然夫有外貌弛慢而

心能敬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
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
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孳孳者亶亶不倦之意聖人為善固無間斷然方其未接物之時但有主敬而巳是即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無言謂其靜而有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
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音呂與叔
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其嘗窺之必見其
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

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盤曲曰箕踞時曰所形見學者始須莊敬持守積久自然安舒 ○思慮雖多果出
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
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
然無度雖正亦邪 敬存於執事莊示於等威嚴施於法制皆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苟發不以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求之也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註本

云思與喜怒哀纒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哀樂一一般也蘇軾字季明張程門人也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方其未又問呂學

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和矣士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

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

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呂

士與叔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意於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

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

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

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未發之前

用功但有操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

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

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

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操持底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

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有
物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
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
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
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天或曰莫是
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
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

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
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
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
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問答皆論喜怒哀
乃轉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
不遷也若心有場所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
物而我無預焉則止其或曰先生於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
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

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

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動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嘗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盤坐或曰敬何以用功

曰莫若主一季明日柄嘗患思慮不定或

思一事未了此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

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

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

故曰不誠之本猶學奕者一心以為為鵠將至則非誠于學奕也思慮者動于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於一○人於夢寐間亦可以

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

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問人心所繫著之

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

心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無害捨

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為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却不為

害苟無故而夢者皆心妄動

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

思乃是令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

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人心操之則在我放

而不矜求則任其所之不以心使心非二心也體用而言之耳○持其志

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暴其

氣者無所縱于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

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

妄發此却可著力

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

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此亦學者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上用○先

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二十而浸盛四十

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矣校其筋骨

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

而厚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狗

欲為深耻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種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仁者心存乎

中純乎天理者也。把捉不定，則此心外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外無物欲之撓，則心境清。○心定者，其言內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則必審確，而和緩；浮躁者，反是。○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病，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只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

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仁猶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內而為主也，其違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為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

之事非可以勉强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
○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
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
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入也愚
按前說則是已不違乎仁後說則是
仁不違乎已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心
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
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
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
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
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
澄肅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存心
於道者未熟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

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
夫來說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
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
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人又要得
剛大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哀
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
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語錄下同○剛
決故足以進於道柔懦
委靡必不能立矣○戲謔不惟害事
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
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

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正心○正心之

始當以正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

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如嚴師則知所敬畏○定然後始有光明

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太抵以良為

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

多則無由光明○此心靜定而

亦是理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

自令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

靜見他人擾擾非于已事而所修亦廢由

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

可乎○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

敦厚也無所繫屬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

以頓悟苟知之須入於道實體之方知其

正學錄卷四

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闕閉
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
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罔覺非仁也
存心之久實體於已
然後能深知其味

近思錄卷之四終

近思錄卷之五

克己類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及推於行己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體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剝之溺於慾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

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乾乾不怠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其字亦是莫字

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

吝則私小而可差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濂溪先生曰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遺文○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

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慾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

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顏淵事斯語

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

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或問明知其不當視

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

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

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視箴曰

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克已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應感出入

無迹可執操存之要

莫先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

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目

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聽箴

誠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

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云其

正卓彼先覺知正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

聽人秉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

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

稟之正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

極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

所當止也閑邪於外言箴曰人心之動因

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

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

煩則支已肆物忤出忤來違非法不道欽

哉訓辭躁輕肆也妄虛謬也言語之發禁

其輕肆則內靜定矣禁其虛謬則

內專一矣樞扉白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關

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改

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可以

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

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

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忤物躁之

致也恃乖理也恃而出

者必恃而反妄之致也

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俗

動箴曰哲人知幾

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

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

於外○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慮而

誠之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

其行故於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

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

於為也造次俄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

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謂修於己性謂

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

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復之初九曰

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

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

而復也

陽往為剥陽來為復復卦乃善之返初交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

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

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失則不能無顏

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

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

待其形顯故無悔也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

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

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

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

速改以從善而已

易傳下同○不待勉強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

不過乎則是聖人之事無過之可改者也

顏子未能及是故不免於有過然其明也

也故知而即改○晉之上九晉其角維

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

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

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

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以陽

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進之極動則為過惟可用之以自伐其邑伐邑內自治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嚴厲吉且無咎雖自治

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所以真正之道為可

吝也剛進之極有垂吝○損者損過而就中

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

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

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

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

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

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

天理而已損卦彖傳天下之事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

不可廢者其未流則未勝本華勝質人欲勝天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為用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夫九五曰

苒陸夬夫中行無咎象曰中行無咎中未

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

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
而决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
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
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
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决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九五中正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僅可無咎然心有所比不能無欲其於中行之道未得為光大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繫累乃能盡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傳允下

坎上為節允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
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
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
如啻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九二以剛居柔柔在節卦是為不正之節也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也節於用而為吝啻則於用有不足節於行而為柔懦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
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

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
 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克
經說
 伎害伐驕矜怨忿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
 人心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
 仁矣矣四者有於中而能九制於外則亦可
 謂之難能然私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
 仁○朱子曰克己為仁者從根源上便斬
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未不行
於外耳若其本則著
於心而未去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
 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
 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

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
同
○義
理者性命之本然客
氣者形氣之使然
 ○或謂人莫不知和
 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
 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學以立志為本而
後氣質可變化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客客故無浩然之
 氣客則為私意小智所纏
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為難治
 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怒
氣
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
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

作矣物理既明則非
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
 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鹿礪底物方
 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
 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
 道理出來
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解詩
 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為
 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
 人者必嚴動心而不敢苟安忍性而不敢
 輕發增益其所不能預防其所未
 至如此則德且進而理且明矣
 ○目畏

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
 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
 有
人有目畏小大物者明道教以室中率置
 小大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已之
 功類當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
 恕已豈可任職分
是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已
 是捨已職分而憂人之
 憂者
 ○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
 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
 也
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
 若聖人分上則不如如此也
 ○九德最好

臯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
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彊而義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
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
不專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
徒事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剛擾
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
於訕簡大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
簡不至於疎剛者或傷於果斷今舉實而
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彊力者或徇血氣之
勇今有勇而義則彊不至於暴蓋游氣紛
擾有萬不齊其生人也有氣稟之拘身非
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無所
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
惟能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
于正則偏者可全矣是知問學之道在唐

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
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食飲衣服各
有當然之則○獵自謂今
是是天賦之職分也有一毫私
已貪吝之意即是廢天職○獵自謂今
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
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
見果知未也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
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
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周子用功之深
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
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
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伊川先生曰大

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已
 之欲惟能克已然後合天理之公
 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有過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
 失長留愧沮應酬之間反為繫累
 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念外馳所
 欲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
 本注
 告之以有過則喜
 ○聞過而喜則好善也
 誠改過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用之於
 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
 ○人語言緊急
 既平是足為百世師矣

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
 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
 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
 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
 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
 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
 得因何不遷怒
 怒而觀之則與性
 皆可能然以驗其實而求其所以不遷
 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明喜怒哀各因乎

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者始未易勉強而能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所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有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也世之人固有所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

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翻世固有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他人者已不易得况夫物各付物而喜怒哀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耶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

上水無有一○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毫作好作惡

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

之序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

作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身

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作自然悅樂少有有

間斷則自視歎然矣○朱子曰此數語極

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護錄于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聖人責

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於責已而薄

於責人者非若後世欲為長厚之意蓋有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
之道則是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謝子與伊川別一

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

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

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

友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

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按胡文定公

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

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
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
去房裏喫為甚恁地愚謂充謝子為已之

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動其心矣 ○思叔詭言僕夫伊川

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朱子曰動心忍性謂鍊動

其心堅忍心其性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說見孟子 ○見賢便思

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

不在已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思自勉則誰不可及見人不善唯當自省亦無非及

已之地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

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

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

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正蒙下同

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飲食臭味之需而

營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取

之性即氣質之性屬厭猶飲足也君子知

德之本故且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

嗜好之未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無

以口腹之害為心害毋以小害大賤害貴

也 ○織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

善必粗矣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不善

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

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

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察所
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
不仁而莫之覺矣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
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
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
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責已者當知
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
學之至也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
已而不必
必人矣

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
益但樂於舊習耳舊習未除志不勝氣則心慮紛雜古人
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
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
來橫渠論語說○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益琴瑟有調適情性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矯輕警惰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者為學之大患然輕者必惰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速輕與惰

也之謂也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
 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
 要寡欲仁者天理之公利欲者人心之私故背馳 ○君子不必
 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
 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
 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
 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
 也難與並為仁矣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麗暴也

其為人麗暴必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深造于道子張氣貌高亢而無收斂誠實之意故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于目故目視高下而心之敬傲可見見心柔者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致忽慢矣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

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為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闕黨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行益輕傲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爲非能求益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爲先則謙虛恭謹有以爲進學之地詩

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雅抑篇溫人和恭敬爲德之本○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

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

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

次心之驕惰而莫為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

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

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卷之五終

